

well being

正於倫敦舉行的「國際佛教電影節」（5月7至17日），連同上周四本版報道的V&A博物館佛像專館開幕等連串活動，也屬於何鴻毅家族基金贊助的國際性佛教及藝術推廣。策劃者何猷忠，其曾祖父何東富甲一方，香港無人不曉；作為家族第四代，雖然生下來就很富有，卻同時背負着公眾目光。今年50歲的何猷忠，是一名熱愛藝術的佛教徒，他透過基金會，把佛學信息以新穎手法傳達給年輕人。這名鮮與傳媒接觸的何家後人，在倫敦接受訪問，由個人家庭談到佛學推廣。

文：伍成邦

何猷忠 光影傳佛學



1



2

●記者 ○何猷忠

把佛學傳達年輕人

●何時開始對佛學產生興趣？

○由於家庭關係，出生時我們家已有東蓮覺苑（寺院），但該處修習方法不適合我。我透過書本學習，認同佛教所說的覺性、因緣與無常等理論……有修習密宗，過去10年比較深入學習……

●為何特別希望提起年輕人對佛學的興趣？

○如今很多年輕人在精神上似乎對世間感到沒什麼意義，佛學可以填補箇中的空虛。再看世界的戰亂與衝突，也基於各人只從個人角度來看事物。佛學不是這樣，佛學要從不同角度去看世界，接受別人的看法，並能隨順……所以我覺得佛學有幫助。

●你會怎樣做來促成你的想法，如協助年輕人接觸佛學？

○沒有唯一方法，我們所做的，只是其中一種方法……我認為電影很有力量……因為大眾習慣看電影……在漆黑的環境下播放，聲畫會長時間留在腦海……如倫敦「國際佛教電影節」成功的話，希望下一站能帶來香港……藝術也是一種方法，很多人看藝術是毫無彈性的，把藝術獨立來看，但其實它同樣與世間事物互相依存。我們也保持經常做的工作坊、靜坐班、佛學講座等，這都很重

要，可以接觸到不同群體，有些群體也許已決定了採用什麼方法來接觸佛學……而藝術及電影等方式，就等如向不同的受眾撒播種子。

從小愛尋找生命意義

●作為富豪後代，何不盡情享受歡樂？

○這些都是無常的……唔……讓我想想這個問題我可以答到有幾私人的程度……我想，我年輕時比較敏感、愛思考及害羞……我不想別人知道關於富有的家庭背景。別人對我好，我會好敏感是否因為我家庭富有。（那豈不很慘？）也不會太慘，只是我比較敏感及特別留意。也許因為我是第四代，第一代（何東）創富……第二代及後（何世禮、何鴻毅）能保留及衍生更多財富，他們相對比較少內疚感……而我是第四代，一出生家庭就已經富有，所以我想低調些。我的性格從小便愛思考宗教及尋找生命中更深層的意義……在香港沒有太多親密朋友，我的朋輩中，很多對生命沒有太深層的思考。

●你想做一個怎樣的自己？

○我不想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而受到注目，我希望別人知道我，是因為我所做的事……我並不想做我的先祖父（何世禮）或父親（何鴻毅），他們都很獨特……都算是謙虛的人，不是「大使」或大搖大擺的那種人。

●你覺得公眾對你有何期望？

○我感覺成長期間，別人總希望看到我做錯事，尤其香港，人們總期望我會賺很多錢，我覺得這兩方面的想法實在是不必要的。我個人只想做好更多（基金會）項目，做個好人，做個懂得關心的人……

●既然希望人生道路與先祖父及父親不同，為何還留在家族基金做事？

○呀，有時都不想做的，尤其家庭瑣事令我心煩的時候……但想想，我們有很好的團隊……我們是集體決策，不同於某些家庭主義的基金會，可能只有一人話事，或只簽出捐款支票，而不理會捐助項目。我們（家族基金）要求有創意，有些項目更要親自做，是這個原因，令我想在家族基金繼續工作。

主要興趣服務社會

●如果你不是何猷忠，你最想做什麼？

○那麼，我還是不是仍然很有錢？……在我這把年紀，服務社會仍會是我主要興趣；而個人則希望有更多時間修習佛學及讀書。

●即使你有捐錢的願力，也要懂得賺錢才行，你會如何賺錢？

○我們的情況比較幸運，主要資產都是地產、股票等投資性的產品為主，不是設廠生產，我也沒有這個能力……我們在投資公司協助下，讓這些資產繼續運作。所以有時間繼續做家族基金的項目……正如佛教所講，眾生因緣不同……但總要在自身的環境下做到最好……我只能盡量做好自己。

1 時刻覺察

與何猷忠交談，感受到他時刻在覺察自己的內在精神狀態，正如疲累時他說：訪問後我要些時間給自己靜坐才能撰寫今晚用的講辭；又會說：不要對自己過於苛刻，懂得原諒別人，有時也要懂得原諒自己。（James O Jenkins 攝）

2 有力傳達

電影有聲有畫，而觀眾在漆黑環境下專注觀看，會把印象與信息長時間留在腦海，故以電影傳達佛學信息，相當有力量。圖為馬田史高西斯執導的《活佛傳》劇照。（國際佛教電影節提供）